

◇生活空间

爷爷的“二次闯关东”

[青岛]胡春华

爷爷最后一次从东北来山东，枕边放着一本半旧的《中国地图册》，时常戴着老花镜一手托着书，一手指在几个固定的地点间缓慢移动。

那本地图上在山东济宁和黑龙江之间，描画着一条粗重的线段，那是爷爷年轻时带着全家老小闯关东的路线。1958年，爷爷家从济宁胡楼村迁徙到东北黑龙江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那片黑土地。

地图上还有两根标注的细线，都是从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出发，两个箭头分别指向山东青岛和山西太原，这是我们家和三叔家的地理位置。

爷爷共有四个儿子，大爷和小叔都在东北，跟爷爷家距离很近，只有我们家和三叔家远在外省。

那年爷爷奶奶都70多岁了，于是大爷决定让兄弟们轮流去东北伺候老人一年。这个办法实行了两三年，可是由于我们家和三叔家都远在外省，如果去东北呆上一年，家里有什么事情根本就照应不上，有两年父亲就无法去东北，只能给东北的小叔汇些钱去。

于是大爷再次组织家庭会议，决定让老人轮流去四个儿子家养老，在每个儿子家住上一年，而老人也希望去各地走走看看，爷爷和奶奶就这样在快八十岁的高龄，开始了南上北下的“征程”。

有一年轮到我家，一贯爱自由的他们，坚持住在距市区50公里的老房子，父亲每周坐着火车去送吃送喝。

在我不到20岁时，爷奶从东北来过这处老房子，陪伴我住了两年。奶奶那时身体健朗，喝着60度的西凤白酒，面不改色谈笑风生。那时的奶奶像是一位将领，我和爷爷俯首顺耳，从不敢违抗半句。可是当爷奶在近八十岁高龄再次来到老房子时，奶奶已是步履蹒跚，之前挺直的腰背已躬到快九十度。

有一天下午，爷爷坐在阳台上戴着老花镜，又在翻看那本磨破边的地图册，手指反复摩挲着上面标注的划线。吧嗒吧嗒地抽了几口烟，望着窗外发呆，“年轻时间关东，是为了找条活路，可如今老了，怎么还要四处闯呢？”在四个儿子家之间辗转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“闯关东”？只是年轻时间的是生计，如今闯的是晚年。他也早已明白，无论地图上的线段画到哪里，真正的家，早已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地点，而是这条不断延伸的路上，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和脚印里盛满的爱与牵挂。

◇心灵点击

有一帖药叫恩爱

[无锡]夏正平

那天，好友给我发来两个古药方，据说，可令夫妇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能让相爱者白头偕老，效果极其明显。现抄录如下：

一、《龙树方》：取鸳鸯心，阴干百日，系左臂，勿令人知，即相爱。

二、《如意方》：戊子日，取鹊巢屋下土，烧作屑，以酒共服，使终身欢喜相爱敬。

看完这药方时，恰好一只苍蝇嗡嗡地飞落在我的嘴角，不由地笑了，想，难怪如今只见苍蝇，少见燕鹊、鸳鸯，原来都叫古人做药引去了。

我把这两帖古药方称作——恩爱方。

有女作家写了一篇小说，问，永远有多远？我答，永远不是指距离，而是一种向往、一种心愿。世界上是没什么东西能永恒的，海能枯，石能烂，誓言和情话都会随着岁月烟消云散。但只要人活着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遐想就永远存在。

痴人刮下一屑鹊巢旧土，烧作屑，和爱人用酒共服，以求得白头偕老，生死永恒。现在看来，这不免有些荒唐。然而，当有人还愿意为爱臂挂鸳鸯心，口服鹊巢土的时候，谁还能嘲笑这份深情？我相信，茫茫尘世中，也总会有一个人能为你服这一帖叫恩爱的药，用真情来慰藉你一生。



马到成功 禹天成

◇男左女右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
[重庆]李晓

1994年秋天，我25岁，在县城近郊的一个小镇工作。小镇人对我印象模糊不清，他们感觉这个年轻人不太寻常，比如走路的姿势，看人的目光，说话的腔调。

我确实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但铁打的生活容不得我这样笨拙地怀想。当时，我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，但依然寂寂无名。我想通过文学改变一下卑微的命运，尽管希望渺茫。我想调到县城去，但得到明确的回复是：对不起，我们单位不需要抒情诗人。

那年，57岁的父亲，走路渐渐缓慢，面容苍老，有时扶在一棵树上咳嗽不停，他在我日复一日的忽视中悄然步入晚年的门槛。有一天，父亲说，你这样晚婚，起码要让我少看到一代人。我妈来到我工作的小镇，刚坐下，就对我叹了一口气：哎呀，你那王大婶，只比我大一岁，就抱了孙子。

我与县城里的杨已相恋了5年多。秋水盈盈的江边，我和她躺在银杏树叶堆积的草坪上望天，天蓝得像水晶玻璃。我突然起身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：“嫁给我吧！”那天，杨只回答我一个字：“嗯！”

于是，我们在小镇上一条溪水畔的小小房间里粉刷墙壁。石灰水沾满了我全身。杨系着围裙，为我扶住高脚长凳。

那一年，我妈刚满50岁。她拿着一根竹竿，把熟了的核桃一个一个敲落，再一步一步背到集镇售卖，然后给她的儿媳妇买了一双最扎实的皮鞋。她希望杨穿着这双鞋，能够穿过乡下泥泞的田野。妈还给杨买了一个祈福平安的手镯。

婚礼那天，杨穿着婚纱，娇小的身体托起长裙，成了小镇上最美的“公主”。我们还请了司仪主持婚礼。司仪宣布双方父母上台讲几句话。杨的父母是城里人，落落大方，深情的话语中寄予了我们最美的祝福。轮到我妈发言，她把话筒拿在手里，手不住地哆嗦。我倾了倾身子，上前对颤抖着矮小身子的妈说：“妈，您别紧张，想说点啥就说啥。”

我看见妈突然有了勇气。她说：“我家娃儿今天结婚了，好哇，好哇！”她的眼圈红红的。

我和杨，轮流给宾客们敬酒。我的杯子里是酒，杨的杯子里是水。那天我喝醉了，睡在新床上鼾声如雷，我的妻子杨，和我妈聊了一个下午的家常话。杨后来告诉我，妈那天聊起了我小时候的事，聊起了怎样给刚生产的母猪催奶，也聊起了她对未来孙子的盼望之情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妈便背着她那个背了几十年的背兜，回到乡下去了。

我和杨，去了省城度蜜月，在峨眉山金顶上看到了生命中最壮丽的日出。下山时，我突然拉起了肚子，身体虚弱，娇小的杨，扶着我走了好长一段路。在成都夜里的街头，我和杨在一家麻辣串串香的火锅前，徘徊了好久，吞咽着口水离开了。口袋里的钱，除去回程车票，我们还剩下28元7角。

整整30年过去了，烟熏火燎的日子里，缠缠绵绵、磕磕绊绊，都一一品尝了。而今，日子里的熬炼多了，平静了，宽容了，有时面对面坐着的沉默中，发觉似乎也在想念着对方。

如今，当年我生活的这个小镇，因为城市扩张建设，早已融入了一座百万人以上大城市的版图。每天早晨醒来，看见枕边有杨，她眼角的皱纹，她面部柔和舒展的面容，再次浮想起一句话：醒来觉得甚是爱你。

◇七彩人生

老夏的小木屋

[宜兴]陆一新

小木屋建在宜兴这个小地方，但老夏还是给起了一个既不逾越又较响亮的名字：太湖西岸小木屋。小木屋里有十几个人，有的是老板、有的是老农，有的做老师、有的做金融……大家被一根叫“爱好文学”的丝线牵引，于小木屋里相见欢。

老夏从不以主人自居，更多的时候他喜欢旁听，但这并不影响别人对他的尊敬。18岁，还是青春年少的小夏，到无锡马山的啤酒厂工地打工，稚嫩的肩膀不堪重负，从5楼摔下，从此只能与双拐和轮椅为伴。一度死寂的心湖最终因为文学而再次澎湃，那盏航标灯塔上穿透了雾霾的灯，点亮的是生命。

因为文学，老夏遇到了纯真的爱情。从粉丝到妻子，是文字的力量打动了人心。因为爱情、家庭，这些年，老夏还打拼出了光学仪器企业，生产高科技玻璃产品，销售到高校、科研院所去，成了残联系统表彰的创业先进。

做生意致富，写文字怡情，老夏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。于是，他想着法子与伙伴们分享快乐。开那辆手控的特制车，载着大伙摘蜜桃，品米酒，尝美食，湖、汛、溪畔采风。去年，老夏组织的“乡村诗歌节”已到第五届，引起多方关注。

老夏的励志故事，从来就是治愈伙伴们的最佳良药，老夏的人格魅力，始终令人折服。伙伴们平时见面称呼老夏有点杂乱，有的叫他头儿，有的叫他夏总，还有的叫他夏主席——宜兴作协的副主席。攸关读书与写作，老夏很乐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伙伴们，也很热情地帮文友向省报的编辑们推荐稿件。

小木屋里此起彼伏的话语声，几乎都是对老夏的赞誉和祝贺。老夏的小木屋，绝不是一个地处太湖西岸一隅的逼仄空间，而是一个仰望世界的精神家园。

◇似水流年

工厂歌声犹在耳

[上海]陈茂生

小区附近有公园，未及园门就有歌声滚滚来。故人称：此处平日是“歌的海洋”，双休是“歌的海啸”。

公园中有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圈的“合唱团”，中心C位的指挥面带微笑，且歌且舞，边上的乐队长短乐器齐整，颇成气候：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……”人多势众开口就是碾压式的“主旋律”。周围还有七八个直播支架加音箱、手机耳麦加话筒的“高音独唱家”不容小觑，尽管势单力薄但科技感十足，且无论唱得好不好总有鼓掌叫好的“粉丝”。因此既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此起彼伏，也有当仁不让的“别苗头”。不管什么样的阵仗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旁若无人地拉开嗓门唱。尽管一脸沧桑褶皱，但当年一定是个活跃的文艺青年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工厂大合唱的“歌会”多是全年生产指标完成后的庆功“狂欢”，以车间为单位组队，厂领导担任手握奖品发放大权的“评委”。起初歌会很质朴，男的把一块白毛巾包在头上是农民，搭在肩上就是工人，女的把彩旗扎在胸前，远看就像朝鲜长裙……每次必唱“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！咱们工人有力量”，尤其那声“嘿”，嗓门高、动作齐，就是“一等奖”。以后歌会开到厂外的体育馆、电影院了，有投影有主持当然要有组委会，也就听说二车间请了个中学音乐老师辅导，三车间就找一位文化宫声乐老师当顾问，四车间更有“范”，每次排练前“啊……哦……伊……”忽高忽低拉嗓门，背后肯定有高人。再以后有了厂合唱队，分了高低声部，虽然从未受过专业指导，靠十天半月强化训练竟也唱出了半专业的腔调。至今还记得那场景：先由女高音轻吟：“太阳跳出了东海”、男高音随之跟进“大地一片光彩”，后面的歌词“河流停止了咆哮，山岳打开了胸怀”已淹没在全场喝彩、掌声中了。若有当年照片，会在引吭高歌的车工、电工、压延工、行车工边上找到奋力拉满手风琴风箱的我。画面感很强，曝光率老高的。

那时，年轻人“白相”的去处不多，女孩子补妆品种类不及当今的零头，而那一首歌词：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……光荣属于谁？”尤其流行。四十多年后，在公园合唱歌声中不期而“听”却有点灵魂拷问的味儿，仿佛当年工厂歌会歌声犹在耳边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，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，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